

乡土集

阎志民



乡 土 集

阎 志 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375 插页 4 字数 60,0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600 册

书号：10100·779 定价：0.48 元

责任编辑 陈咏华

目 录

| | |
|-----------------|----|
| 信仰篇 | 1 |
| 乡土（外一首） | 4 |
| 无名小花 | 7 |
| 我的寡言少语的父亲啊（外二首） | 8 |
| 丝丝缕缕的乡情（四首） | 12 |
| 拾取在五月的诗花（二首） | 18 |
| 海誓 | 21 |
| 我的监护人 | 24 |
| 浪花渡 | 26 |
| 山村风景（五首） | 28 |
| 土地的主人（二首） | 35 |
| 云雾茶 | 38 |
| 喜采莲 | 40 |
| 三月雨 | 42 |
| 山村秋日（五首） | 44 |
| 新生 | 49 |
| ——淮海战役组诗之一 | |
| 运河边的春歌（二首） | 53 |

| | |
|----------------|-----|
| 故乡人啊……（二首） | 56 |
| ——附在家书里的诗 | |
| 有一支歌加入春天的合唱 | 59 |
| 安家 | 62 |
| 采棉 | 65 |
| 小山村的诗（三首） | 67 |
| 山村啊，我的兄弟姐妹（三首） | 72 |
| 种南瓜的大嫂 | 81 |
| 山村，亘古没有的奇闻 | 84 |
| 成熟在寒冬里的歌 | 87 |
| 都市里走着一位村姑 | 90 |
| 老屋 | 92 |
| 乡村的夜晚 | 94 |
| 雪，飘落在北方乡村 | 96 |
| 山月 | 98 |
| 一个青年农民的自述 | 99 |
| 想 | 102 |
| 消融了，最后一片残雪 | 105 |

信 仰 篇

一

我虔诚地做它忠实之仆，
每天每天都是这样劳碌。
象一头疲惫不堪的老马，
踽踽而行，从日落到日出。
尽管走不完的坎坷去处，
我却从不梦想有条坦途；
即便这追求漫长且布满险阻，
我也不愿抄便当的小路。

二

过去的岁月是阴郁的。
未来，莫非是一架竖琴？

这世界有冷酷也有温馨，
我就在矛盾着的运动中生存。
难道我厌倦这些了——
那旧日遗下的累累创痕，
还有明天变幻难卜的风云？
不！直至停止呼吸前的一分，
我要说，我是爱生活的呵，
有永远不变的执着和深沉。

三

我睁大寻觅的眼睛，
我俯下负重的背脊，
全是为了你呀——信仰，
不耻于从一切琐屑做起。
去挖蛆蛹，去洗蝇矢，
去掏阴沟，去清垃圾……
只能是这样，我的心
才会感受生活着的欣喜。
犹如蔚蓝的天幕上，
托一轮皎皎明月，
又象碧绿的荷叶上，
捧莹莹水珠一滴。

假若你被杀害，
我也献出自己！

四

金银珠宝，炫耀富贵的光彩，
高官显位，煊赫荣华的气派，
如以改变信仰作为条件，
将洁白的灵魂廉价出卖，
我宁可操守终生的清贫，
安当一无所有的乞丐，
也决不向权势顶礼膜拜。

五

有这样一个恶棍，
将黑森森的枪口，冰冷地
抵在我的胸前，
狞笑着问道：
是为你的信仰殉葬，
还是多活几个钟点？
我立刻回答：
射出你罪恶的子弹！

乡 土 (外一首)

在我甜蜜的梦境里，
你有着母亲的温存。

在我酸楚的记忆里，
你有着父亲的严峻。

严峻和温存织我的襁褓，
清贫和厚爱哺育我成人。

乡土哟，染我肤色的乡土哟，
久离后我才彻悟你泽被之恩。

扑进你明亮的小河洗尘，
浴出我无邪的一颗童心。

踏着你露湿的草径觅寻，
拣来我儿时的一片天真。

你以你的质朴和纯净，
为我塑出透明的灵魂。

岁月可以磨损稚嫩的天真，
深沉的怀念却愈加深沉……

云影

那一抹白云是她的肖像？
那一阵微风是她的行踪？

我循着儿时的足印辨认，
依稀看到年轻妈妈的面容。

悒郁的神情端庄、沉静，
把度日的忧患紧抿嘴中。

剜一篮苦涩难咽的野菜，
撒一山如怨如诉的歌声。

渺茫的希冀苍白而疲惫，
从一个幻梦走进一个幻梦。

幽暗曲折的荆丛小路哟，
那么长，竟消磨了她一生。

在没有星光的夜她去了，
留给我的是含泪的黎明。

倘若她能走到今天的太阳下，
想那笑，才真正是她的永恒。

无名小花

开的寂寂，
谢的寂寂。
年年抽绿绽蕾，
年年落英化泥。
待到春满青山之日，
一缕细香，
几瓣瘦丽，
统统还给了养育你的
那一片赭石色的山地。

不慕牡丹富贵，
不求梅兰声誉，
大自然中的卑微者，
迎接新生，
坦然死去，
只顾岁岁将春寻觅，
却无心思留下名字。
开的寂寂，
谢的寂寂。

我的寡言少语的父亲啊（外二首）

他绷着的面孔始终是冷漠的，
象低飞的云一样阴沉。
不顺畅时用叹息中和，
受捉弄后以苦笑解闷，
一锅烟吐出十年的郁愤。
我的寡言少语的父亲啊！

每天，他是个劳作的机器，
流着大汗，一刻也不怠顿，
象头老牛，象条蚯蚓。
从寻觅的黎明到失落的黄昏，
仿佛没有痛苦也没有欢欣。
我的寡言少语的父亲啊！

当春风终于销尽心头的积雪，

他忽然变得少年似的新奇、单纯，
絮叨不厌山里的巨变，
津津乐道外界的传闻，
甚至对北京的声音也加上评论。
我的寡言少语的父亲啊！

我惊愕地大睁着眼睛，
象把一个陌生人仔细辨认。
他，眉毛、胡须都在笑哪，
那狂喜的、迸射光彩的瞳仁，
映着初春的新绿，闪着希望的星辰……
我的寡言少语的父亲啊！

她唱的什么呢

每天黎明，她都是这样，
一支古老的歌在唇边低唱。
她是快乐的，动了感情的，
还带着几分神秘的向往。

那些蒙了尘灰的筐箩、板床，
断榫的凳，油漆老化的木箱……
有承受下的遗产，也有她的妆奁，

低矮的茅屋容着几代人的忧伤。

她不停地擦拭着，擦拭着，
清冽的水洗去陈年的肮脏；
几件寒伧粗劣的老式家什，
显现的纹质仿佛也喜气洋洋。

她揭去木格子上乌黄的纸片，
熏黑的窗口透进一束白亮；
蓦然，无数星星在眼前碰撞，
啊，多炫目的早晨的霞光！

她疲倦地微笑了，笑得真美，
打量着她的茅屋，象鉴赏家那样。
她轻声地、轻声地又唱了，
幽幽泉水在桔红的曙色里流淌。

山村，失去了的……

村姑竟也电烫了发辫，
围一方纱巾，薄如蝉翼；
那些最时髦的高档商品，
不断地、不断地涌进山里。

录音磁带播送着流行的歌，
电视屏幕显映着“天鹅之死”，
青年人热闹地聚拢一起，
谈论日本，谈论西方，也谈论自己。

而饲养棚里老牛嚼着草，
一堆豆秸火烘着冰冷的记忆，
浓烈呛人的草烟气息，
朦胧裹着一小块平静天地。

山村打乱了旧日的平衡，
失去了那种田园味的安谧。
闭塞多年的窗帘拉开了，
新鲜的气流剥落着尘封的墙泥。

一边是老太太摇着纺车，
一边是小伙子启动电机，
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急剧地变革，
却又和谐并存得那么神奇！

太好了！父老兄弟们，
我的心偷偷为此颤栗；
快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吧，
这属于我们的光明的世纪！

丝丝缕缕的乡情（四首）

老 槐

五里外我就看见你了，
老槐啊，你魁伟的身躯！
伸出土墙的枝柯象祖母的手掌，
老远老远将我亲昵地招呼。
蓦地，勾起我一串童年的梦，
温暖迷离，含着淡淡的酸楚。

我曾在你荫下滚一身泥土呀，
我曾在你桠上贪过儿时的欢娱。
月光里，那么多古老的故事，
神奇而又美丽，给我满足；
蝉鸣中，一曲销魂的柳琴清唱，
听得我入迷，忘了牧放的牛犊。

我长大了，离你而去了，
可乡情多是因了你牵肠挂肚。
想起你黑黝黝的树干，
就想起祖母皴裂的皮肤。
贫穷的山村，你那一抹浓绿，
多象她的笑，将我的眷念慰抚。

你是株饱尝沧桑忧患的树呀，
山村的兴衰化入你的年轮，
而今，我带了娇憨回到你身边，
忘情地呼吸你满蓬清荫的芳馥。
从责任田荷锄归来的村姑，
自编了小曲，哼唱你的荣枯。

我扑向祖母暖烘烘的怀抱，
我扑向你哟，我的老槐树！

那杆竹节烟管呀

大伯的那杆竹节烟管呀，
常常燃烧在我心里——